



### 半生緣

時間：9月14日至15日，21日至22日 晚上8時15分  
9月16日 下午5時  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

# 金燕玲 為張愛玲唱首歌

2003年，進念改編張愛玲的《半生緣》，胡恩威與林奕華一同操刀，把作品的文字盡量保留，鋪陳於台上。今年，胡恩威聯同編劇魏紹恩，再次改編《半生緣》，集中講述其中七位主角的故事，請來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一眾演員參演，用「多媒體音樂話劇」的形式呈現。

演出還專門請來演技精湛的金燕玲，代表張愛玲的視角主宰全劇。卻不是要她秀演技，而是用一把聲音，唱出張愛玲與其創作《半生緣》時的那個年代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 
圖：進念·二十面體提供



當胡恩威和魏紹恩來找金燕玲時，她以為是要她演《半生緣》中的某個角色，卻不知他們是想要她唱歌，還不是邊做戲邊唱，「完全不要我做，只是唱。」她當下心裡有些吃驚。人們熟悉金燕玲的熒幕形象，卻少有人知道她的「老本行」是唱歌。當年，她還是16、17歲的小女生，有些任性，有些叛逆，一心想着借唱歌走出台灣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參加歌唱比賽一舉奪魁的她，確有天份吃這口飯。

但《半生緣》的創作團隊中，有幾人聽過她的歌聲呢？向來對自己的表演要求甚高的她越想越怕，待聽到要唱的竟然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英文老歌，心裡徹底沒底了。「我一輩子沒唱過英文歌哦！」更別提裡面的幾首歌，完全不是她那杯茶。[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]好難唱啊！也不適合我的聲音；還有《Let's Do It》，多難唱啊！起初我追歌詞都追到差點咬到舌頭！聽到這些歌更沒信心了。」她甚至緊張得做噩夢，夢見舞台上氣氛好好，突然她一把聲音出來，完全不是那回事，嚇死人。「人家給機會你，當然很高興去做，但是如果做得不好就沒意思了嘛！」到了要簽約，她忍不住住了，一定要導演編劇聽了她的聲音再說。試唱一下，眾人都覺得很OK，她心裡的大石頭才轟然落地。

其實，劇中的歌曲經過了逸堯重新編曲，已不大是原來的樣子。在劇中，金燕玲就是張愛玲，看着自己筆下的故事和人物，主宰着這些角色的靈魂。「他們說：我們不是要你出來唱這些歌原來的樣子，而是以你（張愛玲）的心態來看戲裡的人物。那個年代，張愛玲小姐應該是一個很西化的人，自己設計衣服甚麼的，很新潮。她應該喜歡聽英文歌，所以我們就挑

了那個年代最流行的歌。」除了金燕玲的演唱，演出中還會加上蘇州評彈。話劇演出、英文流行曲和古典的評彈將如何結合，會是這次《半生緣》的一大看點。

### 「配角天后」三踏台板

金燕玲素有「配角天后」之稱，她的演藝發展可說與香港有着不可割捨的緣份。1981年，她結束第一段婚姻，由英國來到香港。年少時唱歌賺錢，積蓄都孝順地交予了父母，離婚時又心高好勝，甚麼都不要就隻身來到香港，生活一下變得困難。從前雖然也沒有錢，但從來不用擔心沒有工作，這一次，她卻等了九個月才接到第一份工作，還只是兩天的戲，演一個「好癮」的「咖啡啡」。「我是捱出來的，沒有大公司Back Up我，我真的靠自己。」她說，現在想想，當人絕望的時候自然會拚命去做，不管事情是大是小，努力做好就會有回報。她也好「恨」拿獎，如果能夠借此證明自己懂演戲，大概就能有更多機會。「當時幾乎全世界都知道我想要拿獎，我自己四圍揚揚。」她笑着說。

從許鞍華的《傾城之戀》到關錦鵬的《女人心》，金燕玲真正走入觀眾視野，後來與爾冬陞、楊德昌等名導合作多部作品，她越演越好，終於圓了「得獎夢」，在1986和1987年連續兩年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，也在1994年獲得台灣金馬獎最佳女配角。

而對舞台，金燕玲有另一種憧憬。「舞台對我的吸引力是它的難度。我以前唱歌，對上台表演是有經驗的。我知道一個表演者在台上，功力是見到的，壓不壓到場很重要，那個力量要很厲害。就算是一個小聲音，你錯了，觀眾也會發覺，逃避

不了，難度就在這裡。」她說，「我佩服舞台演員，特別是英國那些，真是五體投地。我在英國住的時候，看過很多劇，其中一個是Judi Dench和Maggie Smith演的，兩人從頭演到尾，好鬼勁。電影的話，有很多東西幫到你，鏡頭、燈光、剪接……遇到好的攝影師還會把你拍得很靚添！舞台上沒有，燈光是幫整個氣氛，表演則



■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一眾演員，將詮釋全新的《半生緣》。



■評彈藝術家金麗生。



是在你那裡。」

這次《半生緣》，其實是金燕玲第三次參加舞台劇表演，第一次是數年前在文化中心參加何應豐導演的一個戲劇作品，第二次則是2005年在台灣和蔡琴一起演出音樂劇《跑路救天使》。

對表演早已駕輕就熟的她仍然記得第一次演舞台劇時的「囧」事。當時何應豐為了讓她心無雜念完全放鬆，教她平整呼吸做一些練習，她太過投入，居然一下子睡着了。「我一直不敢學瑜伽，因為我是很心急的人，很怕走火入魔。要我做到完全放鬆是很難的，結果那次我卻真的睡着！你知道我是怎麼醒過來的嗎？是因為我還扯鼻鼾，最後是被自己的鼾聲驚醒，嚇了自己一跳！」她也還記得，那個戲裡她要演一個鬼魂，有一場戲要很慢很地在舞台上走過。「以為走路而已，很容易嘛！誰知道其實很難，因為要像慢動作那樣走，而且是鬼魂，也不能有腳步聲，最後感覺連走直線都很艱難！原來走路那麼難！那次真的學了很多東西。」

這次在《半生緣》中她將如何登場，唱歌時又如何配合其他角色，都還是未知數。整體排練要九月初才開始，金燕玲自己也覺得好奇，想起還要和評彈大師金麗生一起演出，她直呼「好特別」。

### 放得下，看得開

看《半生緣》，金燕玲看到愛情的苦。沒有看書前，她想像張愛玲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女子，「很靚的女人，這樣的愛情也是以前的年代才有。」看到故事一半，發現張愛玲其實很現實。「那很真實啊！應該是這樣的。」金燕玲說，「我年輕的時

候是愛情大過天，有愛情就不用吃飯的，甚麼都可以奉獻，我是這麼一個naive的人。現在這麼大了，發現愛情不是很美麗的。真正的愛是奉獻的、無條件的，比如你對你的子女。愛一個人，如果那麼深，已經是以他的快樂為快樂，不是想着自己。這可不可能？我覺得很難。年輕時覺得有愛就不需要麵包。怎麼可能？你會餓的，但我以前不明白。年輕的時候不懂得去想，也不懂得怕，現在有很多的顧慮，不會輕易Take Risk。為你犧牲？我覺得沒有的，不存在。張愛玲寫《半生緣》的時候很年輕，但可以寫到裡面姐姐為了養家的那種心態，跟人與人之間的滄桑。很苦啊！那個時候的人。但她的東西擺到現在，似乎都不過時。」

19歲就嫁人，經歷過兩段婚姻，有一個可愛的女兒；從台灣，到英國，再到香港；唱歌、演戲、又踏台板……金燕玲的人生有過風浪，嘗過甘苦，愛過痛過迷茫過，知道甚麼是一無所有，就真知道靠自己拚搏能收穫更美的果實。年輕時的她，一次失戀就想自殺，現在的她，很從容，很自在，工作時認真嚴謹，閒暇時就跳跳舞，與朋友聚聚。「就像火車，到了不同的站就有不同人上落，人生就是這樣。」以前為愛受傷，現在的她坦蕩蕩，放下了，自然不再糾結。「兩個人慢慢合不來，是因為隨着時間過，大家都變了。以前會拚命想為甚麼為甚麼，現在會覺得只是時間到了，緣分盡了。」人情世故，現在的她看得很開，一切順其自然，對未來自然也不再焦慮執着，只想好好享受當下。

金燕玲比起張愛玲，幸福得多。

## 敢觀舞台

文、圖：梁偉詩

本欄隔周見報，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# 「好心」跟「垃圾」分手之後

## ——盧巧音《Candy Lo Nuri 2012 Concert》

我常常懷疑，如果我的生命裡從沒有得到過一項研究工作叫歌詞研究，我或者不會那麼喜歡盧巧音。對很多朋友來說，對於盧巧音歌曲的認知，或許只停留在《垃圾》和《好心分手》的幾句hookline。在本年二月的紅館《黃偉詩作品展Concert YY》中，豹隱多時的盧巧音重現江湖，更令不少樂迷聽眾「忽然懷念」這位「與別不同」的酷爆女歌手。可是，我一直認為《垃圾》和《好心分手》其實是「最唔盧巧音」的歌曲，從《不需要……完美得可怕》、《Miao》、《色放》、《Muse》、《Fantasy》到大放異彩的《花言巧語》、《天演論》十多張唱片，盧巧音已然走過從Rocker到大熱K歌、年度金曲，再到偏鋒概念大碟的迂迴之路。最後更成為獨立樂隊Kolor的監製。

### 唱出輕軟與細膩

得知盧巧音七月份要在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行《Candy Lo Nuri 2012 Concert》，我就更要去看看這位常言「一個人企響台度唔知點算」的獨立女歌手，如何回顧和梳理自己的作品，以及過去擺

盪於主流與獨立之間的那些年。於是，我見證了《Nuri》演唱會近乎毫無花巧的由《天演論》的〈天外飛仙〉揭開序幕，〈天外飛仙〉、〈落地開花〉、〈日出日落〉、〈昏迷〉唱出「宗教也想打勝仗」、「投落到泥地裡一樣優雅」、「懷疑活到恍惚植物才精細，期待做到不可救藥才矜貴」種種冷眼觀世情的口吻和洞悉。有趣的是，Part One由盧巧音獨唱開始，一首歌的時間過後，舞台燈光亮起，隱伏台上的樂隊現身，包括Kolor的Sammy和Robin。這自然令人想起獨立樂隊出身的盧巧音，剛出道時一副「殺人全家」的酷爆模樣。盧巧音彷彿就是要跟樂隊在一起才自在。這種特質，大概已注定她不會過着線上女歌手的作業模式。

另一方面，我一直猜想過「黑TEE+近視眼鏡」都開騷如儀的盧巧音，在《Nuri》演唱會的演出服裝究竟是甚麼模樣。想像中的全黑飛虎隊模樣沒有出現，令人意想不到卻是兩套帶有民族色彩的「方形絲巾式上衣」和日式「窄身彩尾長裙」。兩者都緊扣「彩色」開展想像，呼應部分的彩色舞台燈光。驟眼看去，一切

好像不大盧巧音，然而，如果參照她的最新唱片《Nuri》，謎底便揭虛——Nuri一字有多重解釋，在亞拉伯言語裡解作光芒，暗喻希望。在中文裡可解作鸚鵡，暗喻傳播正面的信念。無怪乎盧巧音在Part Two的〈夜〉、〈聽雨的歌〉、〈戀愛很遠〉、〈白光〉、〈垃圾〉唱得輕軟，Part Three的〈我愛你〉、〈刺〉、〈很想當媽媽〉、〈好心分手〉更窩心溫暖。

猶記得盧巧音在《黃偉詩作品展Concert YY》中，紅館演唱《垃圾》和《好心分手》時手足無措的模樣。在《Nuri》演唱會，我特別注意作為一位非主流的獨立女歌手，她怎樣處理「曾經主流」的兩首熱爆K歌《垃圾》和《好心分手》。結果必唱的《垃圾》和《好心分手》分別在Part Two和Part Three壓軸，並以Fade-out的姿態過場。明顯地，《垃圾》和《好心分手》的「入屋階段」已然過去。盧巧音的音樂應該有更多的可能性，包括Part Four的〈同在〉、〈天佑我們〉、〈天下〉、〈Quecerasera〉，也在七彩舞台燈光下與手風琴樂手唱和—拋開《垃圾》和《好心分手》，世界原來那麼大。當然不要忘

了，Nuri一字在亞拉伯言語裡解作光芒，因此《Nuri》演唱會的四個部分，分別是Sunset/Nighttime/Sunrise/Daytime循環往復，沒有開始也沒有終結。

因此當盧巧音在Encore謝幕時說自己是外星人，Encore不唱歌只傾偈，也不知道甚麼時候再回到舞台來。我總覺得一切或許會像手風琴的悠揚樂聲，好像不屬日常生活中會隨便聽到的聲音，但它一直都在。

### 擁抱「與別不同」

《Nuri》演唱會曲終，著名音樂人兼專欄作家于逸堯讚賞《Nuri》是一次有品味的演唱會，一個多小時的表演竟可以那麼獨特又自我。我卻一直沉溺於2005年《天演論》概念大碟中，對於宗教、哲理、末日課題的挖掘和思考，一名獨立女歌手可以有這樣的胸襟和膽識，無疑是個香港流行音樂工業的烈士。站在流行文化研究者的角度，我曾經說過當年叫好不叫座的《天演論》，不論在曲詞還是整體製作，絕對是廿一世紀的《野花》。相對來說，《Nuri》演唱會其實變相選取了盧巧音由

1988至2012的心頭好，連《色放》和《天演論》都可以放下，我看到了盧巧音的從容。

藉着《Candy Lo Nuri 2012 Concert》，我們可能還得順便思考一下香港一些相對獨立的女歌手走向，如盧凱彤以「結他女」的身份到台灣環島走唱，何韻詩以國語唱片和舞台劇《寶玉》打開大中華的天空，彷彿香港就容不下這些「與別不同」的女歌手，只剩下麼麼喪笑、麼麼賣可愛、麼麼K歌不絕的世俗女聲。為甚麼這現象是香港獨有的呢？大概沒有一個地方的流行音樂工業，竟把「與別不同」的歌手徹底當個邊緣人、外星客。當大眾談到「某歌手的歌很好聽」，可能正因為他的歌曲易唱易記、易食易入屋。結果大眾記得、談論、細味盧巧音的，就只有《垃圾》和《好心分手》。說實話，我心底裡還是蠻喜歡《垃圾》和《好心分手》的，但我更鍾情《女吸血鬼的情歌》、《一年五季》、《落地開花》、《步天歌》、《送魂經》、《露西》、《女書》、《佛洛依德愛上林夕》和盧巧音的新作《小念頭》。

